蜀道天下 经纬中华

——读《蜀道十讲》有感

■邹安音

如果在茫茫的太空俯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四川盆地就像大地之子，被华夏母亲紧紧簇拥：西有青藏高原相扼，东有三峡险峰重叠，北有巴山秦岭屏障，南有云贵高原拱卫。自古以来，雪山之下，岷江侧畔，如此悠然绝美的天府之国，宛如一处遗世独立的仙境之地，让人神往。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声音仿佛破空而来，于是关内关外的人们猛然警醒：蜀道难啊，蜀道难！“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一步三叹，气魄震天，“诗仙”李白如此这般反复吟唱。

“北四南三”的蜀道，以汉中为中心点，各自分散开去，北面从左向右，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面则是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兼阴平道和祁山道。它以山为骨，把水作魂，像一条精神的血脉和纽带，在华夏大地的西部搏动。

“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书目《蜀道十讲》就是讲述这条“精神的血脉和纽带”的图书，该书由蔡东洲教授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分为10讲，依次是《古道千载蜀道的形成与变迁》《蜀道与国家统一、长治久安》《蜀道的历史遗存》《蜀道上的石窟造像》《刻在石头上的蜀道修造史》《蜀道与行道古树》《蜀道与文化传播交流》《蜀道与中国文学》《蜀道碑刻的书法艺术》《蜀道与域外旅人》；各讲执笔人分别为：胡宁、罗洪彬、张存良、蔡东洲、第八严正道、金生杨；主要内容包括：蜀道的历史地位、交通战略、地形地貌、文化发展、生态建设、交流融合等，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书中的每一个执讲者，都怀着一种无比敬畏的心情，走进了蜀道的深处，袒露出自己一颗赤诚的心，与之对话。他们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寻踪历史的经纬脉络，探索蜀道的文化艺术魅力，解构其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中华民族融合的艰辛历程。他们仔细聆听着微风与溪流、野草与山花的诉说，然后带回蜀道的故事和传奇，让它的生命在新时代复活，充满人间烟火的温度和情感。

执讲者心中的蜀道，带着关中平原的汉唐气质，越过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秦岭，写意着巴山夜雨的温婉和多情，就那样踏歌而来。千百年来，有多少人走过蜀道，就有多少人聆听过它的心跳。不管经历过多少的世间风雨，它依然像道旁的古松柏那样，默默珍藏着岁月的过往，只把历史的真相，交给那些执着于它的人，珍惜它的人。

蜀道，它是一幅灵动飘逸的山水画卷。在这里，无处不飞花，无处不繁华。走过“花重锦官城”的蓉城，走过“耕者与樵夫，出入画屏中”的李白故里，走过古柏苍苍的文昌祠和芳华永远的两弹城，走进“阆中城南天下稀，阆中胜事可肠断”的阆苑仙葩，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雄关俯瞰，借道也有“天府粮仓”之称的汉中盆地，直至走进八百里的大秦川，触摸蜀道的灵魂。

蜀道，它是一处内蕴丰厚的文化高地。岷山下，鸭子河边，三星堆的烟火从不曾熄灭，就像川剧高腔的声音一直在山谷中回响；在锦江，仿佛看见金沙的太阳神鸟，在风雨中洗礼，在岁月中磨砺，在烈焰下涅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识；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这里驻足，丝绸之路就沿着他的目光，延伸到了他的故乡；《石门颂》的书法魅力，犹如珍珠闪放的光芒，在汉中博物馆大放异彩。

蜀道，它是一条色彩浪漫的诗歌之道。在这里，初唐四杰来了，王勃惊叹它“宇宙之绝观”；杜甫、李商隐、陆游等大诗人也来了，“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千古佳句，诗情画意，流转在古往今来的诗词里，也流转在千年的吟诵里。

蜀道，它还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中华家园。蜀道关头险，剑门天下雄，五丁开道，承载着古蜀国的梦想声势震天，直奔秦川。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古栈道在山间，向上，向左或者向右，一壁万仞，鸟儿飞绝，绵延百里。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当广汉三星堆遗址以撼人心魄的美惊艳世人，当金字塔遗址出现蜀地的织锦，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古以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世界的人们就一直在握手。

悠悠青石路，茫茫松柏林，遥想秦月汉关，吟诵唐风宋韵。抚今追昔，从成都，过阆中，历广元，拥汉中，穿秦岭……至八百里的大秦川。一路栉风沐雨，一路引吭高歌，走过蜀道的艰难险阻，走过八百里秦川的雄壮伟岸，浸染十三朝古都的精神气质，触摸华夏深处的经脉。望长安，望蜀地，望中华，望东海……生生不息，万物皆荣。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冰心散文奖得主）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以“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为主题，探讨博物馆如何在全球变革中重塑角色，连接历史与未来。值此之际，本期读书版特推荐两本佳作：《蜀道十讲》以蜀道为轴，串联起军事、文化、艺术的多维历史，展现古道如何成为沟通南北的“活态博物馆”。而《博物馆简史》则梳理博物馆发展脉络，帮助读者了解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并呼应今年主题中对“数字转型”与“社会参与”的关切。两本书一古一今，希望能为你探索博物馆未来提供别样视角。

——编者

重新认识博物馆

——推荐《博物馆简史》的理由

■李翔 一森

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博物馆的存在，带着不同的期待进入博物馆，观看文物或艺术品，并且尝试探寻其背后的意义。同时，我们又似乎经常忽略博物馆的存在，它就像游离于我们生活之外的一个承载历史和文化的房间，静静地伫立在某处，等待着探寻者的造访。

相比其中承载的物件而言，或许博物馆本身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存在，而针对博物馆的研究更是晚于博物馆百余年才出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带着好奇将探索进行下去。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博物馆的学术刊物创办于19世纪末，是由德国德累斯顿瓷器收藏馆馆长约翰·格奥尔格·西奥多·格雷斯博士（1814—1885），于1878年创办和编辑的《博物馆学与古物学杂志》，这份刊物在格雷斯博士过世后便停刊了。博物馆领域第一个专业组织——英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于1889年的伦敦；第一本完全致力于介绍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英文杂志《博物馆月刊》于1901年创刊。直至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成立后，对博物馆的研究才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曝光度，尽管当时大多数学术关注点都集中在博物馆运营学和博物馆实践领域。

在此之后，沃尔特·本雅明（1892—1940）、米歇尔·福柯（1926—1984）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等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又帮助现代人打开了了解博物馆的另一扇门，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博物馆研究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博物馆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是庄严肃穆的艺术殿堂，抑或只是知识共享的论坛？是思想的苗圃，还是艺术和灵感的墓地？它究竟是源于以缪斯之名出现的知识圣殿，还是珍奇屋式的占有和展示？它又经历了什么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在博物馆工作数年后，这种冲突感似乎变得愈发强烈。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我们决定开始重新审视博物馆——这个无比熟悉但又时常感到陌生的存在，并试图梳理其历史的脉络，期待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这本《博物馆简史》尝试从社会学、艺术史和人类学等多个视角来观看博物馆在历史中发生的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适当结合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论点作为补充，以求较为全面地描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主题和时刻。全书以时间为轴，将博物馆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中期到1914年，1915年到20世纪50年代，以及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

第一阶段主要聚焦博物馆的起源。在这一时段近150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博物馆完成了其形态从最初的私人收藏空间到公共机构的转变，逐渐平衡展出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但也因为与公众的关系，遭遇了理想与现实差异巨大的窘境。但无论如何，这个阶段的博物馆完成了对自身基础形态的探索，其收藏、教育的使命自此便确立下来。

第二阶段，博物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后迅速恢复生机，成为人们从战争和社会经济冲突中救赎性撤退的空间。同时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和全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早期博物馆包括建筑空间、展出形式、收藏系统和公众关系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博物馆丰富了其更多内在的可能性，也基本完成了职业化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在各个领域显得参差不齐，却也为后来的探索发展播下了种子。

第三阶段距离当下最近，也是对当下博物馆形态影响最直接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不论是20世纪后半叶兴盛的后现代主义思考，还是无法回避的财务问题，都成为威胁博物馆生存的不稳定因素，前者试图从根本上质疑博物馆存在的理由，后者则阻碍了博物馆的日常运营。也正是为了应对这两大难题，博物馆最终呈现出了今天的形态，甚至在部分领域完成了产业化、市场化和公共化等此前看似艰难的成就。

由此看来，博物馆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各界对它提出的需求和期望的过程。它曾经是启蒙精神栖息的神庙，又在工业革命时期承载了人们对民主、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寄托。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它又背负了后现代主义者的集体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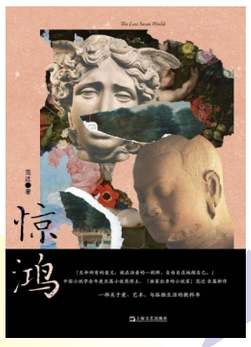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到了今天，面对这个似乎被按下了加速键的世界，博物馆依然时刻承受着新的争议。尽管我们无法就其面临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仍然试图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去寻得一些线索和启示。因此，我们在此邀请各位读者怀揣着这份好奇，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关于博物馆的时空旅行。

（本文选自《博物馆简史》前言，有删改）

【百本好书送你读】

时代洪流中的艺术之光

——读范迁小说《惊鸿》有感



■杨华丽

“画家出身的小说家”范迁总是时不时地给文学界带来惊喜。他的《古玩街》《错敲天堂门》《失眠者俱乐部》等“童话”系列如是，铺陈知识分子美丽与无奈华年的《锦瑟》如是，今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惊鸿》也如是。与“童话”系列、《锦瑟》相比，《惊鸿》的命名同样讲究，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范迁精心建构的文学世界的最佳入口。

《惊鸿》的内容曾初刊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冬卷》，标题是“惊鸿踏雪”，一个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苏轼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名字。有意味的是，范迁将“飞”改为“惊”，有意凸显的恰是“鸿”雁们“惊”飞的时移世易，着意刻绘的恰是大时代中小人物无法把捉命运的悲怆感。

《惊鸿》精雕细琢的人物，首推为艺术奉献了灵魂与肉体的苏州才子范国粹，但可视为“惊鸿”的，还有与他同去法国探求艺术与人生真谛的上海富商之子傅云裳与傅云鹏、杭州富家子弟赵承晚，以及追随其脚步而与法国艺术有过交集的温婉女子赵承曦、钟樱之。书中，禁止鸦片运动中被迫戒毒最终死去的赵承晚母亲，赵承晚家不知何时死去的佣人王妈，举报生父沈老四的高才生儿子沈文渊，巴黎第九区皮加勒里苦苦挣扎于生活深渊的酒鬼、伤兵……这些身处聚光灯下或暗影中的芸芸众生，预示着大时代中小人物无法把握命运乃是最本真的命运。

雨骤风急的大时代，“鸿”雁们被时移世易“惊”起而被迫展翅飞翔。从天地玄黄的1948年，到《惊鸿·楔子》中傅云裳为逝者范国粹举办纪念画展的1981年，横亘着的是他者眼里薄如蝉翼的33年旧时光，却是傅云裳们凭着本能和直觉做出人生选择并且承受时代不堪承受之重的锦瑟华年。时局不靖的1948年冬天，赵承晚携妹妹赵承曦从杭州坐车去上海，拉开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迷茫青年寻觅爱情、追索艺术、体悟孤独要义的戏剧帷幕。此后，艺术家在庸俗大潮中没顶的诸种变动，成为大时代落下的一粒又一粒尘埃，迫使“鸿”雁们不得栖息，或漂泊海外苦求艺术之美并忍受饥饿与贫困之痛，或困守家乡卑微存活感喟人生一地鸡毛。小人物的悲喜剧，是33年间的普通日常，流淌在《惊鸿》的字里行间。

苏轼早就感叹过“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然而，当范迁用36万字去描摹“惊”飞“鸿”雁们的“踏雪”历程，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去学艺的知识分子的青春年华也就在“惊鸿一瞥”中定了型，范国粹们追寻梅杜莎的态度、姿势与奋不顾身，正是敲开读者心门的跫跫足音。

梅杜莎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极美，也极凶，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惊鸿》中这样描述道。它首次出现于范国粹钟情于赵承曦之际，最后幻化成赵承曦感知中范国粹的临终遗言。追寻贯穿小说始终的梅杜莎是范国粹们留下的雪泥鸿爪，是解读其形象与心理结构的一把钥匙。《惊鸿》腰封上的文字赞誉该书是“一部关于爱、艺术，与孤独生活的教科书”，这爱、艺术与孤独生活，正是那“极美，也极凶”的梅杜莎，范国粹们因为追求她而化成了石头，成为踏雪之后留下的永恒鸿爪。

1948至1981年间呼啸而过的时代洪流，曾托举起有钱、有闲又有追求的范国粹们睁眼看世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接受艺术之神的眷顾，但也曾一次次让他们因音讯不通而一错再错，因时代巨变而被迫接受再就业而自我边缘化，因生存艰难而让他们身心俱疲。时代惊起了这群鸿雁，志存高远的他们却“拣尽寒枝不肯栖”，最终选择了“寂寞沙洲冷”，一代艺术人艰难跋涉于路上的爱、痛与哀愁，在作家范迁的回望中凝结成印象派画作。

需要留意的是，范迁在书中通过《楔子》《代自序》的写作，将观照对象引向了历史的纵深。具体而言，范国粹去世于20世纪70年代末，范迁1983年去巴黎体味波希米亚生活，《惊鸿·楔子》从1981年巴黎索尔画廊举办纪念范国粹的画展起笔，一方面在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画家们致敬，另一方面意在凝眸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画家的法国之旅，试图勾连起的，或是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中法艺术交流史与中西文化融汇史。而在《代自序》中，范迁铺衍了雨中邂逅诞生于1593年的不知画家姓名的油画杰作，继而感慨，中国当年留学欧洲学艺的上百人中，也仅仅只有一两个幸运者为人所知。于是，范迁要留下那些画家绽放过的哪怕是短短的一刹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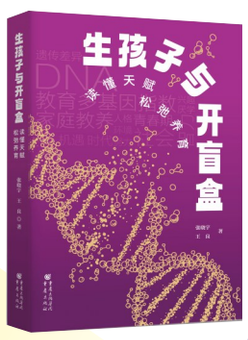
范迁选取了“惊鸿踏雪”这一美好与悲怆共存的意象，着意书写的，是“一刹那中的缘起缘落，获得与丧失，狂喜和遗痛，以及献身艺术的参悟与释义，直面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罪错，对生命和死亡的观照与通透，还有像蝴蝶一样飘忽不定的爱情，如冰雪般凝结又消融的仇恨和误解。”作者在序言中如此直白，掩卷沉思，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在“诗”样文字与结构中，那些缠绕的“思”得以显影，而融进了浓“思”的“诗”，又使得《惊鸿》卓然挺立于范迁用心血浇灌出的小说密林间。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渝版书架

解锁基因与教育的成长密码

——读《生孩子与开盲盒》有感



■郑昊

我和爱人都是大学老师，常在晚餐桌上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有些学生既优秀又努力，有些却浑浑噩噩始终找不到方向？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基因定律使然，还是学校及家庭教育的努力结果？翻开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生孩子与开盲盒：读懂天赋，松弛养育》这本书，随着阅读中一次次的会心微笑，答案逐渐清晰起来。

翻开书页，一个妙喻跃然纸上：生育如同开启盲盒，基因早已为生命写下初始脚本。书中援引行为遗传学与神经科学的前沿成果，揭示基因如何悄然塑造认知能力、性格特质甚至兴趣偏好——同卵双胞胎即便成长于迥异环境，仍会在智力、职业选择乃至生活习惯上惊人相似。数据表明，基因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力，远超家庭经济条件与父母教育方式。

书中的“清华学霸与辍学胞弟”“俞敏洪与寒门逆袭者”等案例，生动拆解了“相关不等于因果”的迷思。那些被归功于家庭教育的“天之骄子”，实则是基因与环境共振的结果。优渥的教育资源固然重要，但家族遗传赋予的认知禀赋才是真正的“隐形推手”。这一视角颠覆了传统教育叙事中对“父母苦心栽培”的过度推崇，让我们能以更理性的目光凝视每个生命独有的生长轨迹。

掩卷沉思，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让冷硬的科学数据与滚烫的人生故事温柔相拥。莫言在饥寒中紧攥文字的火种，马斯克家族三代流淌的冒险基因，无不印证“天赋密码”的存在。书中比喻精妙：基因如深埋土壤的种子，虽需阳光雨露滋养，但何时抽芽、如何绽放，早已写进生命蓝图。

更令人深思的是对“非认知技能”的探讨：毅力、好奇心等品质的遗传率高达60%，这意味着孩子的专注力与抗挫力，更多是“基因彩票”的馈赠，而非父母严加管教的结果。其实，作者并非否定教育，而是恳切提醒：与其盲目追逐“别人家的孩子”，不如悉心勘探自家宝藏。若孩子数学平平却痴迷木工，何不递上凿刀而非猛刷奥数题？若孩子内向敏感，何必强推社交场？真正的教育，是让雏菊不必羡慕松柏，各自在风雨中舒展姿态。

同时，本书还犀利剖开了教育内卷的病灶——用标准化尺子丈量千姿百态的生命，既漠视基因多样性，又催生集体焦虑。作者呼吁政策制定者打破“唯分数论”，让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驾齐驱，更对普通家庭温柔劝慰——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恰是养育中最深刻的智慧。

《生孩子与开盲盒》是一部理性与温情交织的启示录。它用科学利刃切开教育的困局，又以人文烛火温暖焦虑的心灵。当我们放下“人定胜天”的执念，学会与基因握手言和，教育也许便不再是角力场，而成为孕育可能的沃土。真正的教育，不是与基因对抗，而是与之共舞。承认天赋的参差，并非放弃努力，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浇灌希望。

（作者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